

## 01 糖霜丸

郭聿恩<sup>1</sup>

我是厝裡第一个出世的囡仔，所以從細漢阿公和阿媽就共我惜命命，尤其是阿媽，伊攏講我是伊的「糖霜丸」。若是有我佇咧，咁水都是甜的，毋免食嘛會飽。

其實，我並毋是啥物貼心會弄人笑的囡仔，阿母攏講我是：「雙个旋，惡甲無人問。」拄出世都猶無二四點鐘咧，就予紅嬰仔室的護理師敲電話來投，講我吼甲誠大聲，按怎騙都袂恬，只好來共阿母討救兵。所以，佇別人兜是：「一个囡仔，較鬧熱三个大人。」啊若阮厝是：「一个囡仔，拚倒五个大人。」規厝間的大人，予我這個囡仔疔舞甲食毋成食、睏毋成睏，真正是足忝頭。

彼時阿爸、阿母攏佇高雄食頭路，又閣煩惱倩奶母育毋知敢會予人灌米酒袂，才將我囡佇臺南，拜託阿公、阿媽鬥相共。彼个時陣攏已經退休矣，原底叫是忝孫就親像：「桌頂拈柑，輕輕鬆鬆。」想袂到我誠纓纏，一定攏愛人抱，連欲睏嘛愛予人抱咧睏，無，就會吼袂恬。阿公、阿媽無我的法，只好三不五時仔就叫阿爸、阿母轉來替手，連猶未嫁的阿姑嘛愛鬥忝孫。

雖然我遮爾歹忝，毋過，阿媽猶是誠疼我，不管是欲去佗位，伊一定會忝我去。欲忝我出門的時，伊會先用僑

巾共我縛佇伊的尻脊骹，才閣用風幔包予經。所以，我細漢的時，便若看著阿媽提僑巾和風幔，就會緊爬過去阿媽的身軀邊，喙笑目笑等阿媽抱我出去迺迺。阿媽講我彼个模樣真正足古錐，就算到今，伊猶深深記佇咧頭殼內底。

因為自細漢就綴佇阿媽的身軀邊，毋才我開始學講話的時，講的就是臺灣話。阿媽講我彼時大舌閣興喋，拄咧學話的時，大人一句話攏予我分做三、四節，一直餹、一直餹。若是有人學我講袂輾轉的模樣，我閣會受氣，規个面就膨獅獅，一直愛阿媽來安搭才欲煞。

三歲了後予爸母忝轉來讀幼稚園，以後的日子嘛因為學業，漸漸較無轉去臺南矣。毋過，便若佇電話中聽著阿媽叫「糖霜丸」的聲，我就會想欲閣轉去阿媽的身軀邊，予伊攏牢牢。

---

<sup>1</sup>郭聿恩(Kueh Ut-un)

## 02 牆圍內的囡仔

艾茵<sup>1</sup>

看別人寫 成長的過程，攞予人呵咗甲會觸舌，毋是足乖，真慳讀冊，考試攞考頭名、做班長，若無就是齣頭真濟，誠慳創治人，予老師頭殼摺咧燒。啊若我就無全矣，我是一个無味無素的普通囡仔，佇一陣生份人內底，別人袂去注意著我。讀冊的時，我毋捌做過班長，毋捌考過第一名，嘛袂予老師點油做記號。想欲寫我細漢的代誌，煞毋知欲寫啥。

做囡仔的時，阮阿爸和阿母佇市仔做生理，阿姊攞咧讀冊，無閒通顧我，就放牛食草，規工出在我去外口賴賴趁，四界 lōng-liú-lian。人講：「鷺雞母孵鴨孫，鷺外媽疼外孫。」外媽就叫我去 遐，較袂規工佇外口拋拋走，就按呢我攞會去遐守規工。

外公 兜是大家口仔，我有六个阿舅、阿姪，一个阿姨，攞蹠做伙，算算咧有五、六十人。佢我頂下歲的表的，就有十外个，阮攞做伙寫宿題、扮公伙仔、迺迺。彼當時，真時行擯野球，下晡時仔，宿題寫煞，若講欲拍野球，走出來大埕欲耍的就有夠兩隊矣。跤手慢鈍的，愛抽鬮仔做候補，所以阮攞毋捌出去外口和厝邊的囡仔耍。外公共孫顧足牢，一時仔無看著人，外公就會隨去揣人。若予伊揣無，閣講袂出啥物理路出來，皮就愛繃較經咧。逐家攞毋

敢出去傷久，欲出去嘛會交代清楚。

讀大學，歇熱的時，同學攞咧做散工，我嘛綴人去做，佇附近的藥廠允一个包裝的缺。全批的學生仔有六、七个，做陣開講的時陣，有一个蹠佇外公 兜對面的少年家仔，開喙就講：「我捌你，你是牆圍仔內的囡仔。」

「牆圍仔內的囡仔」，我頭一擺聽著這個講法，毋知影外口的人是按呢咧看阮。伊講 攞真想欲佢阮做伙迺迺，特別是拍野球，定定攞無夠人。反顛倒阮是逐工耍甲閣有人愛做候補，做候補的人嘛袂當走出去耍，嘛無機會通熟似外口遮的人。就按呢 攞目調金金倚佇牆圍外看阮咧拍野球。這是一種真無全款的感覺，原來阮嘛是別人欣羨的。

---

<sup>1</sup>艾茵(Ngāi-in)